

高邑縣志卷八

藝文上

又獻無徵古今同慨卽以鄙論若睦處士之知命
論李左丞之樂書李侍郎之春秋編記周書傳紀
載在史冊今俱失傳有唐詩人林立而諸李多才
篇什曾無一字知其湮沒而不彰者固不可勝道
矣夫邑乘之志藝文本諸正史顧正史僅標名目
邑乘必具錄全文者良以紀興革則賢否備一邑
之掌故不第爲流傳文翰計也茲仍舊志所登兼

採昔賢文集取其有關於邑故者記序題詠各以
時序而撰述書目則附見於後云

文

明

贈趙南星官謚制

朕循覽往事見康陵之政未嘗不低徊太息也尚書
文翰粟實塞下大夏荷戈戍邊比逆瑾誅各還故官
優游考終猶幸也比近事則長六卿者罰金遣戍萃
於厥躬竟以此廬年矣爾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直

方作體剛健運行凜冽冰壺輝映寒潭之色瑩晶玉
尺稱量大野之材司六廉則二百年考功獨著修庶
職而數十輩賢士同升然惟其嫉惡也如驅蠅故其
叢怨也如集蜩迨內外之糾結致宇宙之崩頽鯨浪
千尋首撼鼻歸碣石蠻煙五里先迷突兀孤峰已掛
神武之冠復起同文之獄在權閹隻手障日實諸奸
合喙成雷黃髮皤皤遂有沙塲之遣素絲皎皎反成
包匭之疑廬產從此烟銷骨肉等於萍散老妻闔戶
已爲同穴之人穉子泉臺亦作先驅之客當斯時也

三光黯淡百靈怨恫矣詎寶籙之更新猶玉關之未
入德音留滯誰知雲密西郊病骨支離遂致曦沉北
陸裁赭衣而作殮野火流青析白楊以成棺陰房照
碧豈特朱幄夜夢覺英爽之逼人抑且翠竹冬生感
精忠之動地朕之愍惻百倍輿情今特贈爾爲榮祿
大夫太子太保原官如故錫之誥命於戲惟公論每
定於蓋棺而榮哀可被於下土朕茲留恨者以冲人
嗣服不能拔自行間表率朝著又不能促其生還長
瞑瀟下耳爾則精光熠煜與騎箕尾駕胥濤者往來

於霓旌霞葆間以福善禍淫扶忠殛奸之權仰佐上帝世教尚有賴焉爾何恨哉

按此文從忠毅文集卷首錄出原註云代言臣姚希孟撰

重修儒學碑記

邑人 岳凌霜

聖道之行於人猶日月之昭於天人不可一日離乎道故士不可一日廢乎學學校風化之機自古上庠下庠東序西序所由以養老乞言釋奠合樂示賞誡馘考成於茲故聖王之首務司民牧者之所必先也

我學創自國初其制甚隘爲之拓廣者宏治間譚侯
綬繼加繕修者嘉靖間鄭侯天行迄今歲厯滋久日
就頽圯劉侯以是歲五月下車祇謁先聖立諸生堂
下講論畢顧瞻徘徊慨欲修葺以正初而止未幾秋
淋作沴蕩然一頽無復完者我侯喟然嘆曰以神棲
聖止之處養賢育才之所若此尚可緩爲乎哉於是
卽鳩工措材率作興事自聖殿及兩廡若明倫堂兩
齋與戟門櫺星門啟聖祠尊經閣悉皆扶傾爲正剔
腐爲良易脆爲緻覆以堅瓦飾以丹雘翼然煥然氣

象改觀矣舊敬一亭在明倫堂前病其阻塞也則遷
於西南隅俾學者入門知敬名賢祠在啓聖東無又
病其弗典也則遷於戟門右以妥先哲西有隙地又
置號房以便諸生肄習下至泮池門垣官師宅舍階
砌庫廩之類舉各以法次第更新事竣師生咸嘉盛
績欲勒諸貞琚以示不朽屬余爲文余維今之爲邑
者率以簿書期會爲急務追徵督責爲能事云職在
此矣視學校往往漫不加意況於莅政之始災歉之
後疇肯任其責者我侯乃不憚荒歉奮起厥功以役

則更番而民不知勞以用則量度而財不甚賀不逾月而告成蓋其才優裕其心廉公故其成功之易如神之輪耳且勤於督課時詣授講弟子員執經問難者靡不解頤其歌舞作興之功又豈止於修建已耶今後凡我諸士昕夕陟降覩茲輪奐毋藉燕閒必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爲主本易詩書禮樂爲階梯遊心於正大光明之域以倡風俗以成賢才爲名臣爲節士爲真儒庶上不負國家教養之恩下亦不負賢侯作新之意矣侯名邦彥常德府龍陽人領甲子鄉

薦其他若慈祥愷悌之懷老成練達之猷冰清玉潔之操後當有德政碑在焉此特紀其篤意學校一節云爾後之繼侯者其亦體侯心哉

玉皇廟記

邑人 趙南星

邑北之馬村走京師道也西北有臺濶一畝餘高二丈許莫知其所自起皆稱祭星臺南面邑郭北帶沙河西望太行東臨大陸誠一邑之偉觀也萬厯十八年鄉民任三聘謀之於衆建立玉皇廟其上適先館陶公在京師夢中有告之者曰路遇善事可助之十

金及歸過臺畔見之遂施十金旣而與衆計議曰是
所費多矣余旣力不能悉辦請爲其巨者一切轉木
伐石及工匠之費皆身任之而時時躬親觀率於是
人人鳬藻自篤老弱幼之外靡不趨事俄而周垣屹
如也棟宇巍如也廟貌儼如也金碧丹青煥如也至
三十四年高時柳募緣建暴厦三楹任公平鑄大鍾
一香爐一栽栢百餘株其弟公直醢金買廟墻地八
畝栽白楊二行余爲言之邑大夫晉公除其租賦漸
次繕修工頗就緒矣於是兩文學來曰彪者公平之

予三聘之族侄也曰文魁者公直之孫也徵碑記於
余余年來不欲勞心於文字此先公之意不可無紀
先公平生視神常若目前乃建廟之事神以告之夫
玉皇天神之至尊者也豈其舍宸居之麗而樂人寰
之喧卑哉聖人以神道設教神人方以聖道設教無
非欲人爲善而已其告先公者以先公之敬神好善
可與言也余所聞見古今之人强有力者橫行天地
之間舉事莫能當也姦僞者用其陰謀邪術愚弄天
下之人以取權利而其人皆有意外非常之禍不於

其身於其子孫非神而孰能爲之彼之所以敢於爲
惡者不敬神之故也是以爲神者亦欲人之敬神也
惡爲君者欲人之敬君也爲親者欲人之敬親也人
皆不敬神不敬君不敬親則人類紀矣而天地毀矣
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神人亦以聖道設教神之與
人本一體也余少而從先公遊於邑學任君公直爲
學吏知其善人旣而知其一家之善又知其一鄉之
皆善故因兩文學之請闡明先公之意以勸世人之
爲善如此

關王廟碑記

趙南星

古今之稱英雄豪傑者公論已明譽望已著而余罕能信之非余之好疑也功業易立也名譽易成也惟其幽獨突與之地舉心發念之頃莫非天理而幾微之私意不雜乎其間斯爲真人耳有十英雄於茲令其一一以此自反則必有慙沮不能自信者而余安能信之夫負勇建功者恒利於得藉而植操矜節者每壞於臨危故有成之白首而失之一瞬武安王關公生漢之末季曹瞞以項羽之資假齊桓之勢以興

漢爲號此應龍之厚雲而騰蛇之濃霧也王迹其行
事爲漢蝨賊舍之而歸元德卽曹瞞嘗得之極其親
重寧爲橫草拑旗以報之而必不肯留此其君臣之
義去就之節固已凜凜兢兢至隆篤矣然讀書知方
者類能勉焉至其直衷貞志霆行飈赴不搖於毀譽
不撓於成敗不怵於死生則豈惟天下之人信之卽
姦雄如曹瞞亦信之矣蓋王之心事如日月然昭昭
乎無可疑也故剛大之氣不與形而俱泯而嘗存於
宇宙之間靈爽赫奕長爲神明蓋天地神祇皆信之

矣夫天帝以爲臣工而神祇以爲僚友非信之而豈
其若是故能翊贊大儀匡扶皇極福善禍淫歷有徵
驗近日平湖陸太宰剛方君子也一要人詠之曰向
彼求太宰若四肢之無骨太宰之季子基志畛之於
王父果以柔取位予與有辱焉然父實介立彼誣人
如此神其察之無何而要人三世湔殞赤臭播闡海
宇姍詈豈非王之震迅馮怒奉天行殛哉吾邑西門
外有王之廟久矣廟居臺上與城門直對令長晉公
至民功旣底乃秩羣神於王同里尤所尊奉見廟宇

狹小乃拓而新之廣袤俱倍爲殿三楹剝如之左右
廡皆如之爲樓以置鍾鼓規模軒殿丹青楮墨煥爛
景彰始於三十八年九月至四十一年四月落成屬
余爲記余觀長人者不知敬民則必不知敬神故夫
子論仁以使民如承大祭然亦有民之不恤而崇祭
祀者無亦自慮其獲戾而求解免焉是媚也非敬也
如王者豈可媚哉晉公忘己厚民立功滅私其心可
以質之於王而無愧余能信之故於其修王之廟也
樂爲之記如此